

母爱洋溢古诗词

□ 魏益君

“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”唐代孟郊这首脍炙人口的《游子吟》，为我们描绘了一位慈母的高大形象：慈祥的母亲手里拿着针线，为即将远游的孩子赶制新衣。孩子临行前，母亲一针针密密地缝缀，生怕他远游太久而衣服破损。

世界上最神圣的爱，莫过于母爱。母性的伟大，母爱的无私，让无数文人泼墨盛赞。浓缩在古诗词里的母爱，更是给人一种别样的温情。

“将母邗沟上，留家白紵阴。月明闻杜宇，南北总关心。”宋代王安石的《将母》，刻画出月圆之

夜，母亲牵挂千里之外儿子的动人情景：母亲在月圆之夜听到杜鹃的声音，想起了离乡在外的儿子。虽然南北相隔，但仍然深深牵挂。

“爱子心无尽，归家喜及辰。寒衣针线密，家信墨痕新。见面怜清瘦，呼儿问苦辛。低徊愧人子，不敢叹风尘。”清代蒋士铨的《岁暮到家》，描绘出母亲盼儿归家的动人场景：母亲的爱子之心是无穷无尽的，最高兴的事莫过于游子过年之前能够返家。母亲为游子缝制的棉衣上密密麻麻的针脚，犹如家书里的字迹墨痕一样。一见面，母亲便关心地细问游子旅途的艰难。

“阿母亲教学步虚，三元长遣下蓬壶。云韶韵俗停瑶瑟，鸾鹤飞低拂宝炉。”唐代司空图的《步虚》，体现了母亲养儿的艰辛。而先秦佚名的《凯风》，更是较为形象地道出了母亲养育7个孩子的辛劳：“凯风自南，吹彼棘心。棘心夭夭，母氏劬劳。凯风自南，吹彼棘薪。母氏圣善，我无令人。爰有寒泉？在浚之下。有子七人，母氏劳苦。睨皖黄鸟，载好其音。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。”此诗以凯风吹彼棘心开篇，把母亲的抚育比作温暖的南风，把自己和弟兄小时候比作酸枣树的嫩芽。嫩芽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，全是母亲辛勤哺育的功劳。7个儿子

一个一个长大成人，母亲的大恩大德堪称圣善。与母亲的养育之恩相比，儿子自责做得还远远不够，无以为报。

“寒帷拜母河梁去，白发愁看泪眼枯。惨惨柴门风雪夜，此时有子不如无。”这是清代黄景仁的《别老母》，多么发自肺腑的真情告白：作者即将去往河梁，掀起门帘依依不舍地与母亲告别，愁容满面，凄切悲凉。在这风雪之夜，作者不能在母亲身边尽孝，不禁感叹：养子又有何用？

母亲节到了，让我们在古诗词里赏读母爱，用心感悟那份母性的芳香！

（作者系山东省临沂市市民）



走不出去的故乡

□ 何真宗

总也走不出炊烟的芬芳，
总也走不出老屋的灯光。
我真的想飞，
飞出朝霞夕阳，飞出小道山梁。

总也走不出田园的果香，
总也走不出故乡的风光。
我真的想飞，
飞出年少轻狂，飞出诗和远方。

最亲是左邻右舍的守望，
最甜是村口古井的琼浆。
啊，故乡，喊一声乳名，
幸福永远会在脸上绽放。

最美是大小事情的帮忙，
最爱是春夏秋冬的暖阳。
啊，故乡，道一声珍重，
老家始终是最初的向往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）

一本书

□ 向建国

万花筒般旋转的世界
一本书的出现
即使你守口如瓶
我也知道即将到来的黎明

不管岁月如何流逝
星汉如何引领
读过的书
永远随流水和山峦起伏
读过的书
自有它的方向、速度和表情

时光搬走容颜，秋风停止鸟鸣
栏杆拍遍，惊鸿不在踪影
即使道路崎岖泥泞
也有言说的火与繁星
那未知之境
只要把书攥在手心
自有起死回生的药引

（作者单位：忠县乌杨街道农业服务中心）

田园曲

□ 沈士洲

蜂蝶纷飞菜花黄，艳阳当空助插秧。
躬身弯腰翩跹舞，前俯后仰绿成行。
谷雨洒下千珠汗，金秋换来万担粮。
仓廪殷实国强盛，耕读传承家小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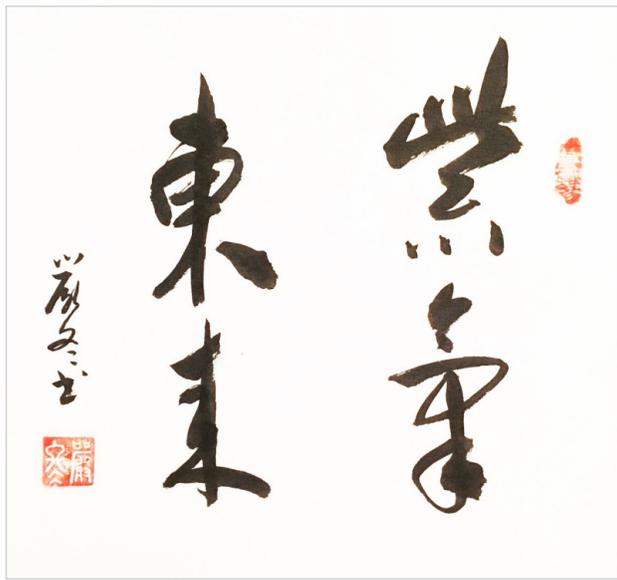
（作者系忠县教委退休职工）

高洞河瀑布

□ 付德军

高洞河景似仙境，云销雨霁胜桃园。
遥看瀑布挂眼前，近听流水鸣耳边。
飞珠喷溅涌咆哮，飘雾缭绕舞翩跹。
若是嫦娥下界见，不思离去留凡间。

（作者系忠县马灌镇高洞社区居民）



紫气东来

□ 严冬（作者系忠县籍在外人士）



丰收

□ 方清平（作者单位：忠县忠州第二小学校）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我完全理解你舅父的想法。他和我一样，在这战乱年代，都希望自己的亲人能够留在身边！”冯承泰的语气飘忽起来，“对你母亲的故乡忠县，我一直憧憬着去一趟。”

“处座，我小时候听我母亲说，忠县在民国建立以前一直称为‘忠州’，是唐朝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为褒奖此州多出忠臣义士而赐名的，到了民国年间才改州为县。那里出过‘刎首留城保境护国’的巴蔓子、‘宁可断头，不可低头’的严颜将军、‘万里赴戎机，关山度若飞’的明代女帅秦良玉等忠臣良将，也有陆宣公墓、白公祠、石宝寨、崇圣寺等名胜古迹……”

“所以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忠县那里养育出你母亲朱万青这样的巾帼英杰！”冯承泰慨然而叹，“没关系，我去和厉生部长、果夫老部长说一下，请他们出关照

革命英烈家属的角度出发，高抬贵手，将你下派到忠县去。”

黎天成马上识趣地掏出一个红布包递了过去：“对了，处座，这里有几条‘黄鱼’，是我舅父献给你的一点儿敬意。”

冯承泰急忙伸手推了回去，“这怎么行？”

黎天成恳切地说道：“明秀兄弟在美国念大学还是要花钱的。舅父说了，冯处长为官清廉、不贪小利，但也不能为了公事亏了自己。”

“明秀”是冯承泰的儿子，两年前被冯承泰送到美国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。冯承泰为了他，的确没少花钱。此刻，他听黎天成这么温情脉脉地一说，一手接了那红布包放进抽屉里，微微笑着：“我知道他们朱家是有钱的。当年‘同盟会’在浙江发动起义，会员纷纷捐款。你母亲出手大方，鸽子蛋那么大的一块祖母绿宝石眼睛眨都不

盐战·上部

（摘录）

□ 李浩白

眨就给捐了……”

忽然，冯承泰意识到讲这些话有些不妥，便硬生生地咽了下去，转移话题：“你舅父在武汉、长沙有什么铺面？叫他赶快往重庆转移。如果没有车船，就打电话给我，我让湖北省党部、湖南省党部调派专车、专船把他的货物安全运到重庆……”

黎天成立刻答道：“多谢处座的美意。”

冯承泰把头埋进了文件堆里：“你去忠县的事儿，明后天我再给你回话。”

黎天成正准备告辞退出，忽又心念一动，低声道：“处座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当讲不当讲。”

“讲！”冯承泰仍低头看着文件。

“你知道咱们中央党部机关大楼门外正对面那棵大黄槐树下的蹊跷吗？”

“蹊跷？什么蹊跷？”冯承泰

诧异地抬眼看他。

“据我打探得知，黄槐树下那个烟摊其实是‘军统局’戴副局长设立的一个暗哨，专门监视我们中央党部同志的一举一动。”

“什么？”冯承泰“啊”地站了起来，“你这个消息不确实？”

“这个消息千真万确。你若不信，可以马上派人把那个烟摊封了，再把老板抓了。到时还用不着审问，没准就会有‘军统局’的人打电话来给他说情。”

“放肆！戴雨农这个江湖小混混居然敢来中央党部大门口安插耳目！怎么，他想搜集我中组部、中宣部、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把柄？”冯承泰勃然大怒，抓起桌上的电话，“我倒要问一问他们有没有通过蒋总裁、果夫老部长和朱家骅局长。”

两天后，黎天成被冯承泰召进了办公室。桌案后面，和冯承泰并肩而坐的还有国民党中组部干部调配处处长黄继明。

黎天成刚一坐下，黄继明便正容说道：“天成同志，我和冯处长受果夫老部长、厉生部长委托，和你

谈话。”（未完待续）

